

合川各界协助解放军

工作委员会成立前后

石尊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这个消息给当时还未解放的四川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与此同时，蒋政府的一部份残余逃到四川来，疯狂地抓丁逼款，构筑工事，妄图挽救即将灭亡的命运，致使四川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盼望解放的心情与日俱增。此时为了迎接解放，上级派遣工作人员来合，积极开展对敌伪人员的策反工作。现将我对合川解放前后，协助人民解放军工作委员会工作情况概述如下：

一、认清时局秘密活动

1948年我是国民党合川县西南镇镇长，当年合川县西南镇中心小学建校，推我当扩建校舍委员会主任委员，因此与校长杨高洁认识。在这以前还认识了重庆商界进步人士王登鹏，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思想受到启发。回忆在旧社会几十年的耳闻目睹，认识到国民党政府已腐朽透顶，不可救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9年9月，杨高洁问我讲当时的时局，我当即表态，愿意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迎接解放，并严守纪律、听从指

挥。保证在我管辖的西南镇公所范围内,把所有人员及武装力量都控制在自己手中。由于事前作了一系列思想准备工作,所以在以后协助解放军开展各项工作中,都进行得比较顺利。

1949年10月15日,上级派了程维黄同志来到合川。当时他化装成纸烟商人,化名陈谦。18日,由杨高洁同志引见我和陈谦同志见面,见面后,杨高洁同志和我分别汇报了合川情况,得到陈的赞许。11月底,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前锋已接近重庆。此时我们已联系了进步师生和军政警进步人士一百人左右。这时陈谦才改用程维黄的名字,公开露面与群众谈话。

二、迎接解放军庆祝合川解放

为了迎接解放军过江入城,1949年12月2日在久长街电影院召开了“迎接解放军工作会议”,黄瑞农同志和我在会上都讲了话。接着讨论具体工作及安排,如写标语、准备鞭炮、维护治安秩序等。第二天早晨七点,人民解放军31师李团长和随军政治部张志远科长,打电话到电信局找我和程维黄同志,告诉我们先头部队已到南津街,叫我千方百计将国民党部队控制在你岸的船支推过河来,迎接解放军过江。我立即派出原西南镇便衣干警二人到江岸去,此时江岸还有一些国民党江防部队的残兵,我们派去的人因是便衣,他们并不惑疑。眼下这些败兵,早已失去往日的威风,一个个好似惊弓之鸟,随时都在准备逃跑的样子。我们派去的人乘机向他们说:“解放军已经从上游过江来了。”这时对岸解放军发射的小钢炮击中钟鼓楼,败兵们更是惊魂落魄,其中一个拔步就跑,其余的人,跟着向北逃窜,行李弃掷遍地。两个便衣干警将木船推过河去,一船一船的将解放军接过来。

当便衣干警推船过河迎接解放军的同时,我和黄瑞农、

程维黄同志以及合川各界群众，高举红旗、标语牌，在小南门河边迎接解放军第一支先头部队。程维黄同志介绍我和部队几位首长见面，我们汇报了敌军向北方溃逃的情况后，李团长立即率先头部队穿城而过，追击逃敌。听说在北门外瓦子进口上了溃逃部队的尾队，捉获了一批俘虏，后续的解放军大部队，在师政治部李主任、科长张志远的率领下，从小南门进城直达县政府。沿途解放军战士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昂首阔步，行进在这座新解放县城的街道上。沿途很多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向解放军鼓掌欢迎。从此，历史开始写下新的一页。

三、成立协委会

1949年12月3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31师政治部李主任、科长张志远和程维黄同志，在电影院召开了合川各界群众大会，会上进一步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到会群众笑逐颜开，激情满怀，一致表示拥护。4日上午程维黄同志主持召开了各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合川县各界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委员会”。（简称协委会）部队首长李主任和张志远科长都到了会。经程维黄同志和部队首长联合提名，群众公推我为协委会主任委员。我当即以协委会名义向北京中共中央报捷，很快得到朱德总司令签发的中央军委政治部复电，对我们工作表示祝贺。并希望再接再厉，积极工作。

协委会成立后，为了便于全面、有效地开展工作，成立了六个工作组，并指定了负责人，它们是：

- 1、秘书组：组长石天民。
- 2、总务组：组长董玉书。
- 3、公安组：组长朱道生。
- 4、财粮组：组长陈应翘。

5、文教组：组长杨高洁。

6、工商组：组长周巨川。

此外，为了抓好支前工作，我向程维黄同志建议，成立了“青年工作队”，由黄肇纪任队长，队员有40多人。

四、协委会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1、向全县发出布告，进一步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全县人民要安心搞好生产，积极支援前线，早日解放全中国。布告中指令各乡镇旧政权，要保护公家财产，搞好治安，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布告中对国民党溃逃残部官兵，进一步宣传党的宽大政策，只要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就既往不咎，立功者还要受奖。

2、公安组人员，除在县城执勤、维护社会治安外，部份同志深入虎穴，瓦解和说服敌军残部投降。部分同志到乡下收缴敌人暗藏的枪弹和军用物资并在程维黄同志指派下，给解放军带路到外县成立支前委员会。

3、工商组对工商业户作说服动员工作，宣传党的工商政策。12月5日，城内多数工商业户开门营业。

4、12月5日，程维黄同志指定我接管南粮仓库，朱道生和刘××，接管了水上小火轮及民船500余支。这些船上，完全装的是枪枝、弹药、服装、粮食等，维黄同志指示我们，等到解放军来到和地方人民政府成立后，移交给他们。未移交前，加强保卫工作。

有一天，我和程维黄、王登鹏等同志从久长街戏院门前经过，忽然一个人正要拔枪出来行凶，幸被同行的眼快看出，凶手当场捕获，制止了一起流血事件。经审问，是周钟奇派来刺杀我的。此人后来认罪较好，经教育后释放回家去了。不久我们又在巴川银行收缴了周钟奇的一批武器。

1949年12月9日，陈锡联司令员派31师的团政委 张 晓峰，率领一营解放军进驻合川，人心才得到安定，社会秩序也日趋好转。

1949年12月16日，合川县人民政府县长武永嘉同志到了合川，我把合川解放前后的经过情况，向武县长作了详细汇报。12月18日，合川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武永嘉发布了合川县人民政府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张布告（如附件）。

1950年1月25日，协委会这一机构，完成了过渡时期的桥梁工作，办完了工作移交后，并经县人民政府批示，予以撤销。

合川县人民政府布告

秘字第1号

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电令内开“兹任命武永嘉为合川县县长。除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准任命外，仰该员先行到职视事为要”，等因，奉此，永嘉遵于十二月十八日到职视事特此布告通知。

此 布

县长武永嘉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合川解放纪实

贾兴夫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人民解放军由川南及黔北两路进逼重庆，重庆电信管理局通知合川局作好准备，必要时将机器迁至郊外，避免炮火造成损失。

解放军进展神速，十一月底重庆解放，合川岌岌可危，这时合川驻有临时组织起来的“反共保民军”第八师，师长周钟奇，归第四军军长刘锡涵指挥。该部士兵都是新近强迫抓来的壮丁，是一群未经严格训练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军长刘锡涵原驻北碚，听说重庆解放闻风溃逃。十一月三十日，他带着十多个随行人员窜逃合川，随即来到电信局打电话，向成都、潼南等地驻军进行联系。他一行人，因连夜逃跑，显得精疲力尽，狼狈不堪，几个护兵，竟抱着枪，倒在地上睡着了。当晚潼南驻军给刘锡涵打回电话说：“据哨兵报告，外面树林中发现响声，好像有人走动。请问，如果共军到了潼南，该怎么办？”刘锡涵约带训斥的口气说：“大家要镇静点！不要疑神疑鬼，一遇风吹草动，就惊惶失措，自相惊扰！”其实他本人心情也非常紧张，成天胆战心惊，寝食不安。

十二月二日晚，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南津街，凌晨，解放军炮兵，向城内钟鼓楼开了两炮，将楼侧瓦房打了两个洞，幸未伤人。国民党部队也还了两炮，打在南津街白塔边。晨七点多钟，南津街花纱业商人王海山，用他家安的私用线打电话给我说：“解放军昨晚已到南津街。现在解放军的指导员要和你讲话。”接着电话里就响起了另一个人的声音：“你叫什么名字？你是电信局什么职务？城内守军是什么部队？部队长叫什么名字？你通知他，叫他们放下武器，战场起义，不然我们就要开炮！”我如实回答了他的提问以后，同意马上通知刘锡涵，并要求他不要开炮，以免造成损失。我们对话结束以后，我立即用电话通知刘锡涵、传达了解放军给他下的命令。刘锡涵没有一句话的答复，就挂上了话筒。隔时不久，我派一报差（邮递员）何绍清出去察看国民党部队的动静，他走看了几处驻兵的营地及其他大街小巷，没有发现部队的影子，只是在小南门河边一条小沟里，有两个士兵抱着枪睡着了，他把他们喊醒，他二人睁开惺忪的睡眼，见四下没有他们的人，才惊惶地从鸭嘴向北逃跑了。

中午，我还是利用王海山的专线和解放军指导员通话，把城里的情况告诉他。下午，我们正在办公室谈话，忽然进来了两个带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军人。其中一个年长的问：“谁是业务长？”我说：“我是。”他环视了一下屋内，并说：“你们今后安心工作，现在解放军即将过江，你们快去欢迎！”他出门后，我们立即赶写欢迎标语。有人问：“怎么写？”我说：“写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热烈欢迎解放军！”有人又说：“恐怕不能写‘万岁’二字吧。过去称皇帝才称‘万岁’呀！”我说：“你们尽管

写，不会错。”我立即告诉他们，我有一部收音机，每天晚上我都要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这件事在解放前是不敢告人的），听见解放区的群众，都是这样欢呼的。这是人民对伟大领袖发自内心的敬意呀。大家听我这么说，也就打消了疑虑，一齐动手，有的裁纸，有的磨墨，有的写。标语写好后，由两个同志去张贴，除留下值班人员外，全局职工，拿着小红旗，到小南门码头迎接解放军。这时，只见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全部上着刺刀，端着冲锋枪，下船以后，即向北门方向搜索前进。后续部队，就没有荷枪实弹了，笑吟吟的向来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各机关及群众，都自发地闻讯赶来，夹道鼓掌欢迎。解放军在一片欢呼声中，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上岸入城。

合川的解放，时隔数十年，至今还历历在目。

庆祝合川解放

段斧樵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四九年十月，传来解放军即将入川，重庆吃紧的消息。合川国民党军政当局，惊惶万状，乱成一团。并在四乡征集壮丁，扬言要加强合川防务；有人在组织什么“反共保民军”，妄图以华蓥山为根据地，阻止解放军西进。还有人宣传说，“宋希濂在组织部队，谁有一百人就当连长，有四百人就当营长，并说向重光当了营长，杨芹生当了政治部主任等。”合川县党部潘涤华，杨俊桥等人也在鼓吹其事。十一月廿九日，传说解放军已解放了重庆。此时合川一些头面人物和豪绅大户如刘雅卿，王止敬，蒋树勋，左勋猷、陈锡宾、向鼎三、汪瀛州等，都纷纷隐藏起来。有的在静观时局的变化，以便采取相应对策；有的在组织武装，搞岩寨联盟，企图负隅顽抗。很多商店忙着转移货物，以防败兵骚扰；很多居民跑到乡下和郊区藏躲起来。整个县城社会动荡，人心惶惶，笼罩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二、惊弓之鸟

大概在十月中旬，就有很多背包拿伞，由重庆方向跑出来路过合川的群众，其中还混杂着一些衣冠不整，扛着枪枝、背着沉重包袱的国民党散兵。他们敞开了衣服，头上冒着热汗，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沿途估吃估要，还要乱拉

夫。景明星当时是梓桥街的保长，被败兵拉去背行李，他说：“我是保长。”败兵蛮横的说：“背了行李，你回来还是保长，走吧！”“结果他把行李背到云门镇，说了很多告饶的话，才放他回来。当时城里老百姓，怕败兵进房骚扰，有的干脆在自家门口，摆上饭菜茶水，供其食用。有少数饿了的，端起饭碗来，狼吞虎咽，吃两口就走。这些败兵，一个个好像惊弓之鸟，争相逃命。

三、走为上策

当解放重庆的消息传到合川以后，合川的形势紧张到了极点。商店关门，市场停业，很多市民带着简单行囊，扶老携幼，往乡下避难。笔者也带着全家老小，跑到距城二里的凉亭子乡间。人们为什么要跑呢？一是害怕打仗。因为两军作战，玉石俱焚，人的生命没有保障；又因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杀人不眨眼，奸淫虏掠，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心中不完全相信，但历史上“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殷鉴不远；军阀混战，在合川的七进七出也记忆犹新。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们到了乡间以后，和先期来到乡下的群众生活在一起，虽然互不相识，但一个共同的命运，把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风雨同舟，甘苦共尝，互相照顾度过这一非常时期。

四、多么好的军队

十二月三日，听说解放军已经进了城。还听说解放军上岸时，小南门码头有很多人去欢迎，连白兆南、肖鲁瞻这些人也在内。起初我还不相信，因为合川国民党政府，早就作了种种所谓“应变”计划，我们在乡下这些日子，一直是没听到枪炮声，难道他们不放一枪一炮就吓跑了吗？为了弄明真象，这天下午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大起胆子进城看个究竟。我由塔耳门进城，经柏树街、察院街、大南街至饼子街

沿途都未见到军队，走到了字拐，才看见几个穿军服的士兵。他们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一个个年轻健壮，生气勃勃，和国民党士兵比起来，另有一种英武的气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此时，有一个解放军正在买纸烟，买好后拿出解放区使用的货币出来，小贩不要纸币要硬洋。这时我很替小贩担心，因为我脑子里兵的形象，都是凶神恶煞，估吃估买。那知我眼前的兵，大出我的意料以外，他不但没有动火，反而和颜悦色地笑了笑，表示对小贩的谅解。他把纸币放回自己的口袋，同时把烟退还小贩转身就走。这件小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新旧两种军队，形成鲜明对照。

回到家门口，看见门被撬开了，衣物丢失不少。在邻居处一打听，才晓得无人在家的住户，都被盗了。起初我非常气愤，对丢失的东西也十分可惜。继而一想，逢此乱世，可喜身家无虑，合川城也免于炮火的洗劫，这是不幸中之大幸，些许个人财物，微不足道，思想上通了，反而感到轻松愉快。

第二天天未亮，听见房外街上有“刷！刷”扫地的声响。我觉得很奇怪，在这战火纷飞时期，是什么人还有这种闲心？我悄悄从门缝往外看，清楚地看见是解放军在扫街。不一会天亮了，他们整好队，迈着雄健的步伐，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又出发了。后来听说，他们昨晚在屋檐下过夜。真说得上“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出生后，见过防区时代的川军，国民党时期的中央军，但从未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

五、解放锣鼓闹喧天

近半个世纪以来，合川经过多次战争，不管那一方面战

胜了，最后总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受害最深的都是老百姓。战后，派款派粮，抓丁抓夫，追缴逼交，急如星火。地方官吏及保甲人员，往往借此机会，敲诈勒索，加成征收。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他们消灭了代表剥削阶级的国民党军队，也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劳苦大众从此翻了身，作了国家的主人。因此劳动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纵情歌唱。十二月四日，合川解放后的第二天，各个商店纷纷开门营业，市场安定，物价平稳，庆祝解放的锣鼓，此起彼伏。到处都贴有“庆祝解放”的标语，很多门坊上，还贴了大红对联。我家门口上贴的对联是“万户花灯春不夜，满城箫鼓市如潮”，横额“庆祝解放”。还有很多店铺门口挂着红灯笼。灯光熠熠，与大红对联相映成趣；大街小巷红旗招展，增添了无限喜色。锣声、鼓声、歌声、鞭炮声不绝于耳。整个合阳城沸腾了！人们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

化装游行那一天，红旗开道，锣鼓喧天。工、农、兵、学、商的庄严形象，代替了过去的“水漫金山”、“山伯访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蒋介石送葬”。八个人抬着白色灵柩。上面写着“中华民国卅年”六个大字，后面跟着披麻戴孝的一群孝子，他们是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何应钦等四大家族和国民党其他军政要人。蒋介石端着“灵牌”如丧考妣。其他人也痛哭流涕，十分伤心，这一组化装，深入浅出、细腻逼真，把国民党反动政府垮台后的形象，讽刺得淋漓尽致。后面跟着的就是文艺大军，有三十多人组成的“莲花落”有扮成各种形象的高跷队，有合川人从未见过的“秧歌舞”、“腰鼓舞”。它们春兰秋菊，各逞秀姿，使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围观的群众，象潮水一样，万头攒动，人声

鼎沸。一层层热潮，一张张笑脸，流露出解放后人民群众无比喜悦的心情。

六、庆祝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

一九五〇年春节，是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笔者当时参加了东渡乡渠口坝三界村组织的庆祝解放和五〇年春节活动宣传队，参加的人数有五六十人。其中有五十多岁的老农民，有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宣传节目有话剧、狮子、龙灯、花鼓、莲箫、秧歌舞等，大家情绪都很高。白天各自参加生产，抽空时间抄台词、歌词、唱词等。连煮饭、烧火、喂猪走路都在背词。同时还要自制道具、服装、自编自演，每天都要练到晚上十一、二点，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的。腊月三十除夕的那天傍晚，我们由渠口坝出发，到东渡乡街上集中后，过河进城，与各行各业的游行队伍一起，一直游行到午夜。游行结束后，我们连夜又要赶回渠口坝，来回一趟四十多里，大家兴致勃勃，毫无倦意。这次春节庆祝活动，一共连续了三天。

天众... 人... 出... 一... 一... 鼎

合川解放的回忆片断

... 六

杨盛精

1949年下年,我在合川师范普师一班读书,临近解放时,社会动荡,谣言四起,当时校长李培荣,公然在上公民课时胡说什么“共产党有三十六杀。”社会上也流传着“共产、共妻、配婚制度”等。在这种形势下,同学们思想混乱,影响正常学习。大部分同学,都离校回家,躲避共产党的“三十六杀”去了。其中,只有我们少数二十多个同学,平时对此作过很多议论。我们认为:我们是搞教育的,国民党需要有人办教育,共产党来了,也需要有人办教育,所以我们并不害怕。尽管看见别人一批一批的离校回家,我们并不作此打算。解放前几天,看见大路上有衣冠不整、队伍零乱的国民党败兵不绝于途。有的还背着大包袱,走不动了,凭着一身军装,一条枪的“余威”到处拉夫。我们因为怕拉夫,所以不敢乱走,万一打起仗来,我们就准备躲进学校后面的防空洞里去。

1949年12月2日下午,周钟奇第八师的一个营长名叫伍烈光,他带着他的部队到师范校一带来布防(该部是县的自卫中队改编的)。他侦察地形以后,把营指挥所设在师范校。当时除了我们未走的20几个同学外,还有少数的工友和教师。大家看见这种情况,都认为战事不可避免了。万一打起来了,子弹是不认人的,因此大家都寝食难安,时时刻刻都在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谁知在3日凌晨三点钟左右,他们可能接到上级命令,悄悄地撤走了,连借学校厨房煮的一甑子饭还来不及吃就跑了。早晨五点钟左右,听得隆隆的炮声,估计是由南津街方向向县城发炮,城内国民党部队也在还炮,

炮位大概在纯阳山。这时我们谁也不敢睡觉了，各自找安全地方躲藏起来。听有点军事常识的老师说：“炮弹隔我们还远哩！”大家听了这话，思想稍为安静一些。天亮以后，我们壮着胆子到濮岩寺后面山上去看情况，看见很多国民党部队向方溪方向逃跑。同时又有很多市民背包拿伞、扶老携幼，艰难地、无目标地在赶路。这时在溃逃的败兵中，忽然有人举起枪来向我们开枪，我们幸好无人被他射中，大家只好又返回学校来。上午10点左右，听见城内鞭炮声响，有经验的老师说：“合川城解放了！”大家兴奋的跑出学校，碰着从城内出来的人说：“解放军进城了，他们正在街上宣传。”午饭以后，全体师生都进城去看热闹，看见带有五星帽徽的解放军，有的正在宣传政策；有的在解说人民币使用的规定，有的列队在街上行进；有的在屋檐下坐着休息。这时的城里又繁忙，又有秩序。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这支有组织、有纪律、朝气蓬勃的新型队伍，崇敬敬之情，油然而生。紧张了几个月的心情，一块石头，这才落下来了。

约过了三、四天，师范校侧边的大路上，又有国民党的部队过路，但他们是向城里方向去的。乍一看，令人吃了一惊，这是怎么搞的！？不过看见这支部队的队形、士兵的神态，动作和原来那种凶神恶煞，气焰嚣张的模样，大不一样。个个都是规规矩矩，目不斜视。仔细一看，原来他们背的步枪没有板机，隔了十来个人，其中一人把十来个枪柄捆成一砣背着走的。在“国军”的旁边，有一些身穿黄色军服，头戴五星帽徽的解放军，端着枪，押着这些“国军”行进。据知情的说，这是周中奇的第八师官兵，在合川龙凤乡的龙多山，被解放军围住被迫投降的，现在押回合川整编。这支由民众自卫队编为的第八师，还不到一个月，就被全部歼灭了。

云门镇解放前后见闻

陈泰清

云门镇是合川通往川北武胜、广安、岳池等地的必经之路。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溃逃，都是经这里过去的。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1949年11月中旬，经云门向北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背着行李，累得气喘吁吁，忙着赶路。从这些过路人口中得知，重庆正在疏散人口，还有一些兵工厂、发电厂，都要用炸药炸毁，老百姓吓得往四处躲避。我们这里，这一向夜深人静的时候，隐隐约约能听得到远方的爆炸声和轰鸣声。镇上的人从报纸上看到解放军快进川了，大家私下里都在纷纷议论，知道国民党的统治时间不会长了。

1949年11月下旬开始，就有国民党的军队，断断续续的从云门街上经过。我看见这些队伍虽然全副武装，但并不整齐，看上去七零八落。官兵精神颓废，行色匆忙，每一张面孔，都显得紧张和惊惶。队伍里几乎都是民夫用滑竿抬着子弹箱和军用笨重物资。有些队伍中间还夹杂着穿着普通衣服、被五花大绑的老百姓，由士兵押着走。这些人不知道犯了他们的什么“法”？这段时间，镇上的人听说军队要拉夫，青壮年都躲藏起来，不敢露面。

因为过路的军队多，乡公所通知街上的保甲长，要街上每家每户必须煮好吃食，在门前安放一张饭桌，摆好碗筷饭菜，以供过路军队吃饭，吃后不收钱。如果哪家不愿意，就要强拉他去当民夫。大家都怕拉去当夫，所以家家户户都不敢违抗。镇上各个商店，因时局动荡，过路部队很多，唯恐遭到损失，因此不敢开门营业。一般青年男人，都躲到乡里去了，由妇女和老人来烧茶煮饭，应付过路军队。让他们吃饱了快点走，免得骚扰地方。

老百姓备好茶饭无偿供应给败军享用，但也不能确保平安无事。11月28日，溃军在云门镇上街邹家巷子一带强拉民夫，还用枪托挨家挨户砸门，逼得有些人开后门落荒逃走，被败军查觉后在后面紧追不舍，追不上就鸣枪示威。有时给他们摆饭的男人也不幸免。有一次他们把强拉来的民夫关押在上街民众会场内，最后强迫他们挑运枪支、弹药及其他物资，往天星方向而去。

1949年12月3日早晨和上午，国民党部队从云门街上穿过，几乎没有间断。有大批，也有少数。这些队伍军容不整，一看就是打了败仗的样子。下午一点多钟，我在家里小楼上忽听得街上一阵急促跑动的脚步声，接着听见“不要跑！不要跑！”、“站住！站住”的吼喝声，随即街上人声嘈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好奇地从壁缝往下看，看见几个穿黄色军服未拿枪的国民党士兵，乖乖地站在街上。此时从下街又走来十多个穿黄军服的军人，虽然同是穿的黄军服，但精神面貌、气魄，两相比较显得不同。我隔得远看不清楚，待我走下楼来看见后者端着步枪，分成两行，昂首挺胸地走过来。这时我才看清楚，这些持枪的士兵，帽子上都有一颗红五星，五星中间有“八一”两字，一切都明白了。